

有暇最好进南山

□ 席星奎

自打那年离开乡下老家,在城里一口气住了四十多年,其间频繁搬家,最近的一次却有些不同,从城中搬到城东汉水左岸的古镇。汉水宽广,古镇宁谧,南风北风,尽都清新爽洁。立窗前,汉水中的鱼梁洲近在咫尺,抬眼便望见襄阳城南的岷山和南面的鹿门山。

山水吟

傍晚,登上汉水大堤闲走,暮色苍茫下拍了些风景照片,归来发了朋友圈,写了一段话:
搬家了,回到我的故乡古镇,襄阳城楚国的古渡口,二千多年历史了。傍晚有点空闲,到堤上走了走,顺手拍了些景物。图1是汉江和江中的鱼梁洲;图2是大堤;图3是堤下辛勤吃草的黄牛;图4不是乌龟,是牛粪;图5是开花的茅草;图6是扁蓄,一味中药;图7是狗牙根,正开着天线似的花。这个草是我幼年老家门前最茂盛的草,无数个黄昏,我在草毡上打滚,所以感觉亲切如故人;图8是枯黄落籽后的燕麦,也是我幼年最熟悉的草;图9是出穗的雀麦,这个草猪不吃,人也不能吃,似乎没啥用,可是我又坚信,世上一切的野草都是上苍有意的创造,一定有用……是不是汉水岸树、长堤芳草这些自然风景改善了我的心情?一年来不曾去的郁积之气一时消失殆尽,感觉到久违的轻松,这是故乡对归来游子的必然恩典吗?

当晚入睡很快,一夜无梦。早晨醒来,一扫多年来睡了一夜仍然疲惫不堪、赖床不起的状态,只觉得神完气足、精力充沛,而心里跃跃欲试,似乎想干点什么。干什么?当然是出去走走。去哪里?听说有公交专线车通往南山,那就去南山吧。车在乡下行,站少,又是麦收农忙时节,坐车的人自然也少,三十里路,半小时就进了山。说是山,其实也不是深山,是王维《送别》中“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的鹿门山的北麓浅山带。

鹿门山的青峰近在咫尺,一列东去,望之如屏风,而跟前却主要是山的附庸——冈峦,一道道,起伏纵横。蜿蜒的小河被树木夹岸护送,看不见来路和去处。小麦黄熟了,冈陇上一片黄灿灿,村人在招呼着机器收割。村庄隐藏在绿树中,一个人走在村巷里,不见人,但见公鸡领着母鸡,在树丛里悠闲散步,寻觅虫子。一只狗发现了陌生人,奔跑过来,大吠不止。野生植物正是最繁盛的时节,树木高大,野草蓊郁,人走在村中,处处被植物包围。野草大多正在开花,也有已经老了的,枯萎了,衰败了;但成熟乃万物生命之必然,顺理成章,所以并不使人觉得悲伤。这些植物都是我少年时代朝夕相处的伙伴,但人困在城中已数十年,此刻相见甚欢。啼鸟就在头顶的树上。忽然看见一只肥胖的蜈蚣从面前爬过,我们的土话叫它土狗。有好多年不见了?已经彻底忘了这个幼年玩伴,要不是今天的邂逅,一辈子再不会想起它。城里绝不会见到它,只有今天,只有在山村,在这未污染的黄土地上,才能一睹其肉乎乎的蠢相。我用草棍拦它的路,拨弄它,它却装死,任凭你怎样拨拉就是不动,我大笑;空村宁静,我被自己的笑声吓着了。

开车时间到了,我赶忙返回停车场。仅仅两个小时,我却像从另一个人间归来——当然,这还是人间。

午睡醒来,心里有一股冲动,我不是诗人,却忽然有了写诗的欲望,所谓不吐不快,于是匆匆地,把上午所拍山村照片发朋友圈;又匆匆地,把心里的吟唱打在手机屏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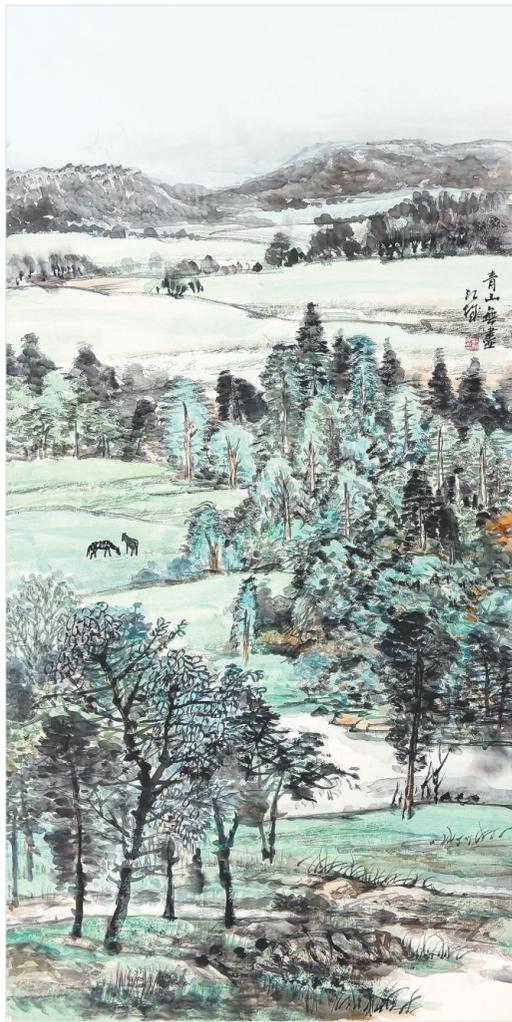
性本爱山川,尤其爱自然。
今日得宽余,到得南山陲。
冈陇小麦黄,村巷枇杷熟。
鹿门山不远,青空白云浮。
门闲人不见,但见鸡群游。
长年居城市,方今知山趣。

很快,图片下的点赞和评论接连不断地跳出来,瞬间一大片。有人说:“写得好,有汉魏古诗之风,又像读到陶诗。你多写几首哈!”我知道不是我写得好,是这些山村照片打动了他们,引发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有一位直接摘自白居易的《游襄阳怀孟浩然》:“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清风有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他可能是调侃我,特意把原诗“清风无人继”里的“无”改成了“有”。看来,山川河流,草木昆虫,不仅是我一个人喜爱,大家一样啊!

后来我又往山里跑了两趟。越跑越爱跑,越跑越有精神,短短几天,睡眠和食欲都大有改观,真有点神奇。我这次搬家,离开城市住到了古镇,又从古镇走向南山,就这样,一步步靠近山川,一步步走进大自然,在这过程中,我自身的变化也同步发生——人的存在,是多么奇妙呀。

是的,居城和居乡是很不相同的。在城里,我们有房有车有银行卡,有纵横宽阔的马路,精品店和超市,有充裕的物质生存条件。可是,我们的心灵沉甸甸,精神紧绷绷,表情木呆呆。而一旦来到山野,置身于流水白云间,与植物庄稼、虫鱼飞鸟为伍,我们的表情立马轻松,喜悦油然而生。这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位移,这是向自然的靠近;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来路,因而也是一切生命的家园。进了家园,有谁不快乐?

现在我们回到王维的《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青山无尽》(中国画) 施江城 作

一盏茶里的生命史诗和文明密码

□ 何亭甫

中国的茶,承载着千年的岁月和数不清的故事。新时代,茶与茶人的故事仍在继续。不久前,讲述茶人杨胜伟与中国十大名茶“恩施玉露”故事的非虚构性人物传记——作家何亭甫的《玉露宗师》一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古巴国开始,鄂西山区就是茶树繁茂之地,适合种茶、产茶。因为这片土地与茶的天然联系,杨胜伟先生在青年时期就读农校时选择了茶叶专业。当然这还与他成长在农民家庭有关,家乡的茶与土地,是真切地切地人们的生活、生命关联的。这部传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客观真实地书写了杨胜伟的成长与在茶上的坚持和奉献。通过对他一生全景式的展示,我们能够看到他如何把个人的生命投入到茶的一切事业当中,无怨无悔、殚精竭虑。这部传记,是一部他个人的生命史诗,也是恩施玉露的史诗、茶的史诗。

同时,杨胜伟先生在他的茶人生涯中,不仅将茶当作一种技艺,更将茶的精神和东方的哲学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当中。他以太极来养

生,并将太极精神融入恩施玉露的制作研究,他总结的恩施玉露制茶“两环节、四手法、六技术、八要诀、十要领”,饱含东方哲学智慧,充分显示了道家的“道法自然”,让恩施玉露得以呈现出更加完美的状态。正因有了像杨胜伟这样学养深厚的茶人,一直坚守,不断努力,精益求精,著书立说,茶、茶业和茶的哲学精神才得以不断往前繁荣发展。

这部传记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除了系统地、立体地揭示杨胜伟个人的生命与茶的日常相守之外,书中对鄂西地区茶业发展变迁、恩施玉露发展线索的梳理,对当代茶产业发展的思考等,也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恩施玉露能够成为中国十大名茶,入列国家非遗项目,不单是因为茶本身的优秀特质,更因为茶人的坚守。而在“直播带货”“流量为王”等新兴营销模式重构消费生态的今天,该书也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应被束缚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仅仅成为供观赏的静态标本。它还要融入现代浪潮,积极主动地完成创造性转化,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对于中国茶产品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变,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大量查阅了地方文献、数据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使得传记更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漆油鸡诞生记

□ 崔显实

正月十八,逢集。我早起去市场转了一圈,街道两旁只有零星几个农人,或坐或站。行人稀少,顾客更少,与腊月里的拥挤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

集市虽冷,肚子却在饿了,我忽然想起昨晚在王所长那儿吃到的漆油鸡。

在恩施崔家坝,富硒漆油与本地富硒土鸡的相遇,是舌尖上的一段美好记忆。这场相遇,是王所长促成的。

王所长是市场监管所的所长。一次市场巡查,他在一家榨油厂柜台上,看到了琥珀色的凝固物,顿感十分好奇。一看标识,是漆油。“漆油可以吃?”得到老板肯定答复后,他心里泛起了波澜。

漆油,是漆树籽榨出的油。早年,在物资匮乏年代,山里人吃粮靠自种,经济多来源于桐、木、茶、漆、楮。漆树的汁液是生漆,防腐耐酸、防潮防霉,用途广泛。至于漆树籽榨油食用,大概是受木梓榨油的启发,于是,漆油便成了营养的一种补充。后来日子慢慢变好,漆油渐渐淡出人们视野,但漆树榨油的老手艺还是保留了下来。

80后的王所长不认识漆油,本也正常。邂逅漆油后,他上网查阅,才知漆油食用技艺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漆油富含亚油酸、维生素E等营养成分,有一定抗氧化、抗炎作用。在云南怒江

等地,当地群众长期把漆油当作食用油,用来烹制漆油鸡等菜肴,认为可滋补身体。

他又向所里60年代的老陈请教。老陈是红土人,说漆油确实能吃。他小时候就吃过漆油合渣,漆油炒苞谷饭,吃了再喝生水都不拉肚子。木梓油则不行,稍有不恰当就容易肠胃不适。至于漆油鸡,在那个年代是想都不敢想的美味。

既然能吃,何不让漆油与本地土鸡相遇,再和坝坝羊肉结合,多出一道特色菜品?王所长是个有情怀、更有行动力的人。他当即买下两斤漆油,把想法跟大锅台的徐老板一说,两人一拍即合,买来土鸡开始试验。他这个爱吃的人,于是有幸成了崔坝富硒漆油鸡第一个尝鲜的人,也成了记录者。

烹制过程并不复杂,只放生姜、大蒜、小葱、辣椒和盐,其余一概不添。“要保证漆油和鸡的原汁原味。”徐老板虽是初次尝试,可凭着资深大厨的经验,对火候与调料心里有数。

一个小时后,热气腾腾的漆油鸡端上了桌。鸡肉Q弹鲜嫩,入口便是漆油独有的草木清香,清香裹着舌尖,漫满口腔。细嚼慢咽,一丝回甘带着山林气息,久久不散。那气息,像王所长的好奇心,也像老陈记忆里的漆油合渣滋味。

集市依旧冷清,可总有人在悄悄翻新故乡的味道。漆油鸡的热气里,我看见一段地方记忆,正被人小心翼翼地,端上今天的餐桌。

观瞻宜昌北站

□ 李华章

万里长江以其磅礴的力量,挥舞彩笔,塑造宜昌的形象:西陵峡口大城浮,天上银河落港口。站立九码头,千轮万船上下川流。正如工人诗人黄声笑所唱:“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何等气魄!“铁路坝”这个普普通通的地名,留下了宜昌百姓一个长长的“川汉铁路梦”……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宜昌”火车站,好似惊天的雷鸣矗立在东山上,震响在百姓心中,宜昌通火车啦!火车站居高临下,每一声汽笛,鼓动着百姓的雄心;蒸汽机的每一铲煤,点亮了万家灯火。宜昌通火车了,但它却先天不足,患了“盲肠炎”——火车到此为止,没有下一站了。直到新世纪开始后,又新建了宜昌东站,站台多达九道线,列车飞越长江西去,连通了重庆、成都,终于割掉了“盲肠”。

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打个比方讲,水电之都三峡宜昌生下第一个胖小子——三峡国际机场之后,于“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之际,又生下第二个胖小子——宜昌北站。比喻总是蹩脚的,不知这个比喻能不能得到宜昌人的认同?

宜昌北站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十字交叉核心枢纽,由沿江高铁(东西向)与呼南高铁(南北向)两条干线在站区呈“十”字形交会,再加上郑万高铁宜昌联络线的枢纽格局。所谓十字交叉核心线路,即东西向主轴(沿江高铁)东接武宜段,西连宜涪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贯穿长江经济带,衔接长三角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南北向主轴(呼南高铁)北连襄宜段,南连宜常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贯通华北、华中与华南,连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方向。所谓郑万高铁宜昌联络线,即连通沿江高铁与郑万高铁,补强西北—西南向通道,联通成渝与华中、华北网络。

兴建北站期间,我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建设之初,劈山平地;第二次是车站封顶之际,初现雄伟开阔之姿,我啧啧赞叹不已;第三次来,则是北站通车之后。大厅总服务台工作人员小王,带领我边参观边讲解,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北车站台宏伟壮丽,规模相当于宜昌东站三倍以上,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每小时发送量约3000人次。

进入站内,站立站台上,只见眼睛一亮——9台20线(含预留4台9线)到发线有效长度650米,岛式中间站台长450米,宽12米,高1.25米,侧式基本站台长450米,宽20米,高1.25米。目睹眼前架势,忽然联想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来,如果在现在,他的父亲在站台上是无论如何走不过去,爬不上来的。如今已是“跨越式发展”的时代了。

小王还介绍,北站由“高铁经停站”,可升级为六向发射的国家级枢纽,实现“东西贯通、南北畅达、六向拓展”的网络格局,深度融入国家高铁主骨架。其车速达350公里,去武汉约1小时。回想往日去武汉,乘“江”字号轮船下水24小时,上水36小时,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开始要28小时,后来也需七八十个小时,而今缩短为4个小时了。宜昌到重庆由原先四五个小时缩短为两三个小时;到常德仅1个多小时……想到这里,不由赞叹时代的伟大变迁!

回眸宏伟的北站,我久久地凝视那鲜红的“宜昌北站”四个大字,它的每一笔每一画都饱含着铁路建设者的汗水心血、青春智慧。在他们的心里,永远装着一座又一座北站、南站、东站和西站……

陌上梅

□ 姚迅

人世

再次遇上郭春,是在位于来凤县革勒车镇的正南梅园。

那天,正值梅园开园的第一天。她身着一件乳白色中长羽绒服,站在入园门口,一脸灿烂,仿佛园中亭亭怒放的一株白梅,迎着四方来客。

见她忙得脚不沾地,我与同行的诗人翁老师、作家谭老师便悄悄避开。可她还是在人头攒动的游客中,一眼望见了我们,当即亮开嗓子朗然喊道:“姚主席,你们三位老师真是稀客,请稍等,我来给你们当导游!”话音刚落,她便匆匆走来:“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也好专程来接你们。”

我与郭总相识尚浅,这番话,让我们三人满心感动。我记得,跟她初识是在县里开“两会”期间,她是县政协的“明星委员”,中午我与她同桌吃饭时,她正与同桌的委员们相谈甚欢。

我本无意打断她的交谈,却念及县作协需多开展采风活动,硬硬着头皮,略带羞赧地插话:“郭总,你负责梅园的运营,这里景致这样好,能不能支持我们作协来此开展创作采风?”她听罢,没有丝毫犹豫,爽朗地回答:“好呀!好呀!你们为梅园做宣传,我们求之不得呢!”

后来,我心里总有些忐忑,怕事情落了地,又几次打电话跟她确认。从电话里能听出,她日常工作格外繁忙,却始终用温柔又坚定的语气对我说:“您放心,我们答应了,就一定办到。”

随她走进梅园,我们先到梅花谷。一条小溪泻玉流翠,从上游蜿蜒漫流而来,两岸梅花灼灼其华,清香四溢,氤氲了整个河谷。她兴致盎然,娓娓向我们介绍着河谷两岸宫粉梅、绿萼梅、朱砂梅等不同品种梅花的生长特性,俨然一位专家。听她如数家珍的介绍,翁老师心生好奇,轻声问道:“郭总,如今正南梅园已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梅园发展之初,想必遇到了不少困难吧?”翁老师的话,似乎触动了她的思绪,她的脸色微微一沉,转瞬又像孩子般豁然一笑,谦和地说:“唉,梅园初创时,我还在另一家旅游企业任职。镇领导找到我,希望我能到梅园的发展出谋划策,我只是尽己所能做了些策划,真没想到,梅园竟能发展得这样好。”

走过梅花谷,我们又登上梅花岭。绿树梅花次第绽放,漫山遍野,如霞似锦,铺满了这春气上扬的向阳坡。她伫立于一棵古梅下,眼中满是期许,兴奋地向我们介绍:“革勒车有山有水有梅花,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搞好与县水投公司的合作,继续提升梅园影响力,让每年到梅园旅游的游客从15万人次再增加1倍……”

采风活动前一天,我们三人又到梅园,反复叮嘱她,此次采风参与人员较多,怕给她添太多麻烦。她却依旧语气坚定地表示:“作家们是来宣传梅园、助力革勒车文旅发展的,我们情愿多费心、多付出,也要让作家们在这儿安心、舒心,开心地采风创作。”

彼时,园间陌上的梅花,正肆意绽放,如火如荼,灿烂无边。

山坳里的旧光亮

□ 烨子

暮阜山有多少道褶子,就睡着多少圈年轮。九十八道,最皱的那道里,拧着三溪九港的水声。那些被年月吃进土里的想头,风一吹,又露出半截影子。

您把名字刻进木纹那天,山在落日的方向叹了口气。松脂香慢悠悠地飘下来,盖住许多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您裂开的手掌摊在地上,渐渐成了我们走路时,舍不得踩灭的星光。

油灯芯子把夜烧出个洞,咳嗽声掉进去,压成扁担。一头挑着卖空的麻帐,一头挑着山外寄来的薄信。纸那么轻,您却弯着腰,扛了一辈子。

被您推出门的孩子,像崖缝渗出的水。一滴,两滴,在石头上找路。近百年过去,那水珠子,竟在绝壁上走出一条,发光的河道。

月光是新来的住户,趴在瓦片上数那些裂缝。每道缝里都渗着旧年的亮,照着翻毛的课本,守着腌菜的瓮。那光淌过时间的河床,如今,竟是在我异国的窗台上。

土洞前,纸灰打着旋往上飞。关掉空调的夜里,您摇头:这风太淡,不如山里的辣冽。我忽然听见百年的风,空荡荡地穿过山谷,把满山的映山红,惊得乱晃。

石头巨著

——谒唐崖土司城遗址

□ 朱惠民

从儿时放牛的草垛,耸立起来每个长满青苔的石块都重千斤依山傍水 石砌的城像一部被遗忘的古代神秘巨著摊开,停留在随意翻到的页面一条石巷

就是一行深不可测的古文几百年来 乌鸦读到自己都绝迹了也没弄清那些方块字形的石头究竟是何种文字

(这个民族原本没有文字)我的牛,肯定也没法读懂这奇书所以它专心吃它的青草任凭我躺在地上从它清澈的瞳孔凝视我自己好奇的眼神和眼神里唐崖河若有若无的水声……

如今我轻抚城址任意一块石头都是牛背上粗硬牛毛的纹路隐约还有刚滚过梁的泥香倒骑在这牛背上沿着任意一条石巷回到我没去过的滚滚历史烟云就看到 土司爷骑着我的大水牛仰天吹着他地动山摇的牛角号带领我的祖上们哦囉翻天地冲前仆后继 冲进二十四史成了几行繁体的汉字……

土司王爷他老婆婆的两棵水杉树——象征他俩不死爱情的夫妻杉当年留守后方,没能去到史书里还默默活在四百多年后的山坳上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活证据我看树下每个留宿的游客的影子都是我去了天上的大水牛的影子旁边,巍然耸立摊开着一部曾经失传的石头书